

《聊斋》故事中，透露出蒲松龄几位朋友同门的蛛丝马迹。有的故事借朋友之口讲出，或把友人之间的生活细节记录其间，如诸城人孙瑚；有的直接成为故事主要人物，如抄本卷二十中的《李象先》。同门寿光人安致远或为蒲松龄提供了不少入书素材。



《胭脂》连环画封面

孙瑚与老友诗酒唱和 所讲记入《诸城某甲》

孙瑚，字景夏，诸城相州人。虽生卒年月无考，但从散见的资料中可以肯定，与蒲松龄“年相若也”。孙瑚是幸运的，顺治十四年（1657）考中“京兆”榜举人，几年后，出仕淄川县教谕（主管一县教育之职），由此与蒲松龄成为挚友。

不甘心教谕这样不入流的冷职，孙瑚赴京师会试。不意铩羽而归。为安慰这位友人，蒲松龄热情邀其到家中小酌，并送上一纸《邀孙学师景夏饮东阁小启》，诙谐轻松，温馨满满：“荒园初扫，若人者，若人者，共拟攀彭泽之车；篮舆已驾，吾师乎，吾师乎，何勿下陈蕃之榻？”特意扫净了家里的小院落，你知道吗，打算留下你像古代隐士陶渊明那样的车驾。小篮子一样的轿舆已出发去迎接你，我的学师啊，为什么不快点像汉代南昌郡太守陈蕃那样，到布衣读书人徐孺家里做客呢？

蒲松龄是县学秀才，当然要称教谕孙瑚为“学师”，但语境中丝毫没有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意味，倒如老友间的戏谑。这样的倾心小酌早不知进行了多少次。酒后茶余，孙瑚所讲的故事进入了《聊斋》。如篇目《诸城某甲》，开篇就写道：“学师孙景夏先生言。”篇目《冷生》中，孙瑚一个极小的生活细节，被蒲松龄敏锐地抓住了：孙往访友人，至其窗下不闻人语，但闻笑声，顷刻数作。意其与人戏开玩笑，其实却是一人独处。无聊中回忆一些过往生活的笑料，表现了落魄读书人的无奈心境。

康熙十五年（1676），孙瑚淄川教谕任满，升任鳌山卫教授，蒲松龄与其诗酒送别：“把酒垂杨古渡头，高轩鹤盖两绸缪。绕城一曲盘河水，似解伤离咽不流。”何其伤感动人？连县城外面的盘河水都因两人离别而

呜咽不流了。卫教授任满后，孙瑚又升任异地知县。然而，他在封建官场上格格不入，短时间即弃官告归，与其堂弟孙必振等家乡前明遗老们相唱和，终老一生。于是，孙必振的故事进入了《聊斋》，即抄本卷十一中的《孙必振》。至于来源渠道，则大概是蒲松龄在《自序》里说的“邮筒相寄”了。

李象先前世为僧 作者感慨为奇人

李象先，寿光人（出生村庄后划属乐安县），少年时即负才名。李象先是一名典型的明朝遗民，前明时已考中秀才，为县诸生。明清鼎革，弃之不就，放浪形骸于“山崖水次，僧寮道舍”，谢绝俗世交往，唯与安丘、诸城一带的遗民文友，保持着声气相通的友谊。有资料记载，当他在友人处读到明季故臣李邦华文集时，“睹其忧君爱国之衷”，竟激动得“老泪纵横于尺幅间”。

周亮工，字元亮，号栎园，祖籍南京，江西省金溪县人，即明崇祯十五年（1642）那位率领兵民、全城浴血、抵抗攻城清兵的濰县知县“栎园先生”。后虽降清为官，但依然对明代遗民文士满怀同情。康熙三年（1664），其在青州兵备金事任上，于署内真意亭宴请当地知名文士，李象先有幸与会，后来写下《真意亭雅集诗序》，不无感慨地记下了宴会上的异常氛围：“夜将半，渔阳挝忽掺掺从座上起，笛幽眇转折赴之。诸子隽才，郁郁不畅所怀，是夕闻兹音，益悲壮淋漓，声勃勃欲吐齿颊。”夜半时分，文人名士方露出压抑心底的真实情绪，集体悲歌，以报团取暖，相互慰藉。

或许《聊斋》开始著述时，李象先已经离开人世，但书中记载着一件生活琐事：李象先之弟有“隐疾”，

无能于床第间。封建时代，这样的家庭“秘闻”是非亲人不能得知的，或许是蒲松龄从李象先的谈资中得知的。

出于对友人身世遭遇的激愤难当，李象先直接走进了《聊斋志异》书中，这就是抄本卷二十中的《李象先》，说主人公记得自己前世为僧，转世出胎后犹为成年记忆，羞于食乳，因而导致终生畏女性之乳云云。文后“异史氏曰”大声质问上苍：“象先”学问渊博，海岱清士，却仅仅以文学士终其一生，难道是佛家所说的前世未修下今生之福吗？未尽言外之意：如果不是对明王朝一腔忠愫、明清鼎革后弃诸生而不顾，命运的结果会是怎样的？为此，感慨大发：象先兄弟亦算得上当今之世少见的奇人了！

才子安致远屡试不第 自嘲科考路心酸过程

安致远，字静子，亦为寿光人。青年时期顺利考中秀才，至晚年“学日富，名誉日起，世皆趣（趋）而悦之。长歌短吟，若顺风以呼，碑版卷轴，不胫而驰四方；自（泰）山以东，无不知有静子先生者”。然而，就是这样一位名动一时的才子，却与蒲松龄同样的科场蹭蹬，中秀才后，屡试不第，仅以“拔贡生”终老乡间。或许是上苍有意安排，蒲松龄至71岁时，亦排上了贡生科名。

安致远年长蒲松龄12岁，虽无明确史料记录，但可以断定，二人是有交往的。淄川、寿光两县明清两朝同属山东青州府，府试是成为秀才的必经门坎，安致远28岁考取贡生时，蒲松龄已经走上了岁试的科场。同时，两人先后受知于山东学使施愚山。青年时的蒲松龄曾县试、岁试、府试连冠榜首，即出自施愚山的青睐，其在《聊斋志异·胭脂》（见抄本卷二十）中，称施愚山为“吾师”。同样，由于康熙朝文坛领袖王士禛的宣扬，施愚山极度欣赏安致远的学识才华，而文人举子极重视这种“同门之谊”。

《聊斋志异》确有安致远提供入书素材的痕迹。在安致远所著《青社遗闻》一书中，有《林四娘》《公孙夏》《地震》等三处与《聊斋志异》内容相同。

这只是就一书而言，另有可以比较同读的文字：

如抄本《聊斋志异》卷十八《王子安》“异史氏曰”中说：秀才入闱有七似：入场至榜发名落孙山各阶段，似巧，似囚，似秋末之冷蜂，似出笼之病鸟，似被縶（zhí）之猿猴，似饵毒之蝇，似巢覆卵破的斑鸠鸟等等，不一而足。而在安致远的某些著述中，也有极相似景况的描述：号舍窄小如狗窠鼠穴，入场为文如鬼逐魂魄，出场后如隔世重生，形容憔悴，惊讶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。个中滋味，除非过来人不能得知。然而，这样的辛酸“不足为外人道”。大有可能是，或老友相见无奈自嘲，或促膝对谈、互诉衷肠，后各自付诸笔墨，由此产生了这样相似的描述。